

里

乘

里藥卷二目次

陳太封公

劉封公

程太封公

倪封公

李封公

葉封翁

黃勤敏公

張叔未先生

姚孝廉

某公分校

鄉場顯報

晉鄉張生

張玉常觀察

余鏡湖太史

甲乙偕試

林妃雪

夜話

吳真人

吳解元子

潘氏祖

里案卷二

城 許奉恩 畢康

陳太封公

山右陳翁相國文貞公祖也家貧以舌畊爲業年至不
惑計累歲所積脩金共四五十金鎔小鏹十餘枚每夜
燈下一一摩挲聊以自娛媪嘗戲而挪揄之亦不以爲
侮也村有族子某困阨無以自存素知翁所積嘗伏窗
窺之欲祛篋竊取而苦無間一夜媪啟戶如廁某乘閒
潛入稔知積金固置褥下急探手暗中摸索翁睡固未

熟覺而擊其袂就炕爐取火燭之見是某大驚仍息其
燭低聲問曰汝胡爲者奈何作此醜事爲宗族羞某愧
且慄答曰歲暮飢寒交迫實逼處此翁曰汝休矣遂取
所積金盡付之靡令速去好爲之我不汝瑕疵也某不
遑叩謝匆匆攜金徑去翁乃大聲呼曰有賊媪聞急返
問如何日適有賊入室已驚鼠矣未知失物也未命媪
燭之徧祭惟失積金失色懊怨翁謂得失有命反慰藉
之時翁方苦無嗣自後媪忽有娠連舉數子家亦漸裕
某自得金後勤儉經營居然小康娶妻甚賢某嘗向妻

述舊事欲報翁德苦未得當會秋穀將登某防盜獲夜
起偵伺時月明如晝見二人稱妮行阡陌間意是盜瓜
豆者姑屏息覘之但聞嚶嚶小語一曰在此一爭曰否
否吾審之最確畢竟在彼不在此君如不信試折枝插
之十日不枯便驗真僞一人曰諾又相將行數武插枝
而去某知二人爲形家者流急跡其插枝處固已新購
之業留心識之果十日其枝不枯大喜商之妻將謀葬
親妻尼之曰吾儕小人猝得吉壤恐無德以堪之君嘗
言欲報翁德聞翁所葬親地甚凶將謀改葬不如卽以

此穴相贈我親附葬其旁足矣某曰汝言良是但翁長
厚明言相贈彼必不受奈何夫妻沈思久之某忽躍起
拊妻背笑曰得之矣翁昔葬親掘穴不深我所目見趁
負夜人靜我兩人潛爲遷葬附親其旁仍將舊穴填好
不使翁知不亦可乎妻曰善遂如言部署訖而翁果竟
不知也越歲相國生以年少登科甲躋顯秩翁年期頤
矍鑠異常每春秋展祭尙在舊穴凡精形家術者皆謂
此地子孫不當發吉又有爲翁謀者謂某之某地最吉
如改葬莫善於此翁亦甚欲之以前事恐某介意反赧

於啟齒後另擇數處皆云不言不得已託人風意於某
某笑曰若然則小子已化翁改葬久矣遂宛轉向來人
告其巔未使轉達公羽翁感激往謝酬以重金不受再延
形家相之僉謂封拜之地乃伐石封墓氣象益尊不數
年相國入閣果如形家言

里蔡子曰此金鐵杉太守爲予言者諺云陰地不如心
地觀陳封翁之遇族子某所謂陰德者非耶若某者亦
可謂善於報德者矣聞某親附葬其旁至今子孫亦甚
蕃衍且多殷富在翁與某一則施德不望報一則受德

不忘報兩賢相遇皆足以風世

劉封公

山東諸城劉封翁素饒於財值歲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封翁計擁厚貲饑民未必甘心坐視而不發難者遂決意毀家救荒活人無算後其子文正公統勲孫文清公墉相繼爲宰相曾孫文恭公銀之官至尙書仕宦科第至今不絕僉謂爲善之報

里蔡子曰封翁決意毀家救荒可謂卓識向使封翁當日稍事慳吝其家業亦未必能保反得爲富不仁之名

由是觀之人不亦樂得爲善乎哉後直隸寶坻李封翁
毀家救荒大畧相同子孫科第仕宦亦一時稱盛

程太封公

江西新建程太封翁性耿介躬畊自食其力娶太夫人
某氏井曰親操雍雍然有梁孟鮑桓之風後家道日裕
夫妻力行善事所製升斗俱有複底糴則加板一層糴
則去之晚年盈貲累萬兒孫繞膝雙慶古稀是日戚黨
畢集太夫人受賀畢忽入房端坐仰藥而逝時方暑月
舉家悲泣惶恐無措以天熱不能備禮草草殯殮又慮

被人口實倉卒葬於田隴後有形家過其地見之歎曰
此吉穴也必熱葬易於得氣子孫發祥乃速且貴不可
言不數年間其孫晴峯先生裔采辛未進士官至兩湖
總督懋棠先生懋采甲戌翰林官至浙江巡撫霽亭先
生奐采庚辰翰林官至江蘇藩司兼攝巡撫其他曾孫
科第仕宦至今不絕益服堪輿之言不謬懋棠先生巡
撫吾皖時予館於署中親爲予言之

里蔡子曰予嘗謂天生吉壤非福德兼隆者不能盲如
葬不得法卽發祥也亦不速程太夫人伉儷甚敬子孫

賢孝向使非變出意外其家決不肯草草殯殮倉卒葬於田隴可見其仰藥時正天之促其高此吉穴且使葬之如法也吁吉穴詎可妄求哉

倪封公

吾皖望江倪封翁爲濂坊方伯之父次郊大令之祖也嘗客金陵有星者善觀氣色決吉凶百不失一相公之面謂氣色晦暗不出一月壽終促早歸部署遲則無及公聞之心甚怏怏急買產歸過蕪湖棹舟江潯薄暮登岸野眺見一少婦抱嬰兒垂瀟臨江意欲投水公問汝

何人欲尋短見婦拭淚曰妾生不辰良人嗜博昨賭敗
將鬻妾以償博徒妾上難捨慈姑下難拋幼子展轉思
維不如一死公問身價幾何曰言定二十千矣公曰此
亦細事汝第抱子回家我明早攜錢給汝夫償債可也
婦猶豫不信公指江爲誓並問姓氏及里居甚詳婦具
告之拭淚叩謝而去公歸舟戒榜人勿遽解纜天明懷
數十金訪至婦家婦正盼望見公至大喜顧謂姑曰此
卽江千所遇善人也公急命其夫徧招博徒來爲償其
貲且戒以後勿再與其夫同局免致夫妻分離僉諾諾

連聲稱歎而去公又出銀云十兩付其夫曰此給汝聊
爲生計汝好爲之一家數口庶不致凍餒汝婦賢孝子
愛而敬之不指眚昧願寄爲吾女子歲常上下往來過
此必來問訊有無尙可相通也一家聞之環拜地下叩
公姓名以便尸祝公笑曰久自知之後公過蕪湖必往
探之舉家奉公如神明其夫已戒賭善權子母居然小
阜矣越歲公再如金陵訪星者詰其言何不驗星者見
之驚曰公陰隲紋滿面不惟延壽後福且不可量問別
後作何善事公殊茫然嘿思豈卽蕪湖救婦事乎再十

二年乃終年已將八十矣次郊大令爲予總角交嘗歷
歷言之最詳

里蔡子曰淮陰侯謂公小人也爲德不卒觀倪封翁既
爲償博貲又給銀使爲生計然則爲德能卒斯真君子
矣越歲星者再見公驚謂陰陽紋滿面不惟延壽後福
且不可量諺云相隨心變直其然乎

李封公

吾皖合肥李玉泉封翁文安道光戊戌進士生平篤於
天性躬行君子也官刑部提牢時例各囚每飯一勺公

散飯必期滿勺生熟必親嘗之又自捐米煎粥以濟晚
飯後收到人犯獄中瘟疫易作公懇切爲文禱於神囚
病俱起又預製藥材以濟急夏則捐頒蒲扇每秋各司
捐棉衣公於每所更添棉被十二件以備病犯發汗養
病之用種種善事不可枚舉公著愚全傲帚二種上卷
貫垣紀事下卷村居雜景每事各紀七絕詩一首予多
採入詩話而貫垣紀事一卷不惟可備掌故而後之人
踵而行之功德真非淺鮮所謂哀矜勿喜好生之德治
於民心封翁有焉

里棄子曰聞之蕭山湯散甫相國云凡事實事求是卽是爲聖爲賢學問觀李封翁官提牢時所爲真可謂實事求是矣由是推之其平日居心行事可知似續顯貴方興未艾其所由來者不信而有徵乎

葉封翁

吾邑葉封翁鳳奎生性孝友慷慨好施母抱癘疾手奉湯藥者五年如一日弟客塞外乃短衣匹馬出關覓之手足把晤歡喜過望兄宦蜀無嗣僅一女卒後所遺宦囊頗充一以付女或謂宜少留作歸柩資公謝曰女爲

兄鍾愛何忍較錙銖傷骨肉情耶遇親友貧者不吝推
解有商緩急者必展轉稱貸以應坐此負累積千金篋
券盈寸人甘心負約輒焚去方壯年以事泊鎮江見鄰
舟一少年色慘變手持椀飲泣詰之哭曰家姑蘇從親
故丐數金被盜路絕只合仰藥死公奪擲江中招之同
歸爲措資使還生平好善不倦多類此今公之長子樹
南官湖北知縣次毓桐己未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
次樹棠卽選教諭次湛元辛酉副舉人次毓榮乙丑進
士官工部屯田司郎中子昔游蜀公視如子姪子又與

諸郎君交如兄弟故得備聞公懿行云爾

里藥子曰葉封翁存心忠厚見人之急不惜轉爲稱貸以濟之篋中借券恒滿負約者甚多亦不與較以故寄居蜀中數十年受累不少予昔游蜀翁日就談鄉前輩事娓娓不倦真不愧先正典型此摘挺生吏部所撰翁行畧中數事其居心待人亦可概見矣

黃勤敏公

乾隆某科當塗黃勤敏公左田鉞入闈坐某字第一號薄暮見號門外一女郎頻來窺覷訝之以文塲那得有

女子至此試危坐以覘其異更析初報女來益駭似欲
進號而不敢者公素有膽畧迫而察之果一女郎亂頭
粗服而姿色妖麗頗帶怒容心知非人因大聲叱問何
處妖魅到此何事女歛衽頻蹙曰妾抱沈寃請命於帝
特來尋第幾號某生爲同鄉社友倘放女去性命休矣又以
幸甚公念某生爲同鄉社友倘放女去性命休矣又以
女稱已尙書公膽益壯遂謂女曰某生係我故人有何
負汝盍爲我言之女靦然曰妾某氏父佃生田徵租嘗
至妾家屢以遊語挑妾會生失偶指天信誓聘妾爲繼

室決不相負妾信爲真苟且從之來往年餘屢促通媒
妁但漫應之妾既體孕又力促之生遂絕跡不來且論
婚某氏置妾不齒無何妾將分娩父詰知其由往告生
堅不肯承父歸訶責妾力疾自踵生門將面詰之生預
戒門者拒勿爲通妾進退無歸乃投繯死女目泣且訴
並曰人孰無情似此薄情郎誓必報之公曰汝言固是
然寃宜解不宜結論生負心不特汝啣恨九原卽聞者
亦無不髮指但係我友又不忍坐視不救我今善籌一
調停之法必使服汝心汝肯從否女曰公試言之曰汝

與生以怨終固以恩始生固難宥汝須念當初恩好姑寬一線當令生對汝書券約定塲後負荆詣汝父請罪仍定翁壻並請汝骨歸葬祖塋冊爲繼配所娶某氏生先祧爲汝子某生倘貴顯誥典當先及汝並請高行僧道諷經超度似此庶可稍紓汝恨汝意云何女俯首沈思良久曰妾當一遵公命但未免徼倖薄情耶矣公乃呼生至驟見女翼公肘下駭欲死公先數其罪次具道其調停之法問生允否生擊齒諾諾連聲應曰謹如公命並向女叩首乞恕女麾令起曰君休矣非遇黃公

妾與君一重公案不知幾世方能了結也場後公恐負女督生往農家訂翁婿其餘一如所約是秋公與生俱捷後公官大宗伯某生官至河帥女封夫人

里藥子曰某生薄情已甚鬼之臨場索命原是應得之罪幸遇黃公爲之調停竟叨宥恕鬼始終可謂多情矣或曰某生福命好所以能遇黃公力爲調停雖鬼極厲亦無如何予曰此究竟是某生徼倖而免向使不遇黃公又將奈何卽遇黃公而袖手不爲調停又將奈何福命雖好可恃乎哉况福命有不能盡如某生者乎文人薄

偉今古甚多每屆臨場無不獲報少年聞此亦當有以自警矣

張叔未先生

嘉興張叔未先生廷濟乾隆丙午秋試僑居武林故事試期多有携雜物踵各寓求售者某甲至張寓賣貨去時遺布帕一內裹番鏹十餅先生見爲同寓某生拾去默識不言少選某甲踉蹌來尋意甚倉皇詢之某生怒唾其面以爲誣已將糾眾縛而鞭之先生急出排解且謂甲曰而物固吾所拾業將去市物而勿妄誣人也以

好言勸慰某生勿與甲較復自解囊如數付甲甲大喜
感歎叩謝而去先是甲父以株連逮繫得番錫甘餅便
可釋歸甲稱貸戚友僅得其半餘俟售物以足其數自
計失鑑父罪莫釋則已亦不欲生蓋將問諸水濱矣乃
是科先生發解越六十年道光丙午其子慶容字穉村
亦登賢書第一士林榮之

望棄子曰叔未先生博學能文儀徵相國阮文達公極
所賞識予弱冠游浙猶及見之時先生年已逾七十身
頽而長白鬚垂胸語言和婉望而知爲有道之士卽此

一事亦可知其胸次超拓迥異恒流夫以番鏹十餅得兩解元似此便益誰不願作但苦臨時吝財難捨耳或曰造物弄人甚巧安知是科非同寓生解首暗中卽坐此事竟爲先生奪去乎予撫掌笑曰信如君言以天道斷之固應若是

姚孝廉

吾邑姚孝廉某耿介醇正誠篤不欺某科秋試苦無資斧試期既迫無所爲計忽夢父責其何不赴試姚以無貲對父曰上帝以汝爲人不苟今科應予一第我三日

內於東門外紫來橋下賜汝元寶一枚汝勿憚勞苦連日昧爽自往覓取勿使旁人拾去也汝須謹識勿忘姚寤後初以爲妄甫交曉又夢父來責其違訓不孝詞色甚怒醒而異之計始往覓卽不得何害有糧胥某甲素善拈克家於東門苦熱早起窺姚連日經過其門蹀躞徬徨不解何故試叩之姚附耳遂以夢告且曰今已二日矣明晨尙須一往知君無須此兢兢故敢相告得否不可知但須祕之勿貽外人笑抑亦慮其攘奪也堅囑再三而別甲竊腹噬其迂遂以錫鎔元寶一枚將送置

橋下給姚以供一噓適有友來訪猝藏匱中友去匆匆
攜橋下詰旦又瞰姚踽踽然出東門去須臾而返喜
容可掬甲戲低聲迎問曰今晨可得寶否姚點首笑曰
得之矣甲戲相賀益腹嗤之因密遣人伺姚歸作何部
署少選復命曰姚不知何處得一元寶業兌錢若干生
作家用半作川資定於明日買舟赴試矣甲大駭試啓
匱覘之則錫寶依然尙在也急詰紀綱則曰昨曾收某
戶納糧元寶一枚置匱中公未見也耶甲瞪目頓足叱
曰豎子誤我矣奈何蓋甲啓匱取贗鼎時初不虞內有

真鼎而誤攜以去也急往姚處細告其繇且索返璧姚讓之曰我以公長者故敢質言相告今乃飾詞詐索何無賴也甲語塞姚是科果領鄉薦

里藥子曰姚孝廉平日爲人砥耿介醇正誠篤不欺八字天固已嘗佑之矣觀其對精吏附耳密告所夢亦可見其坦率乃某甲戲弄腐儒方自喜其得計不知已方戲弄人而天卽藉之以戲弄已乎吾邑當承平極盛之時凡精吏之居室衣食務極奢華享用過於王侯揮擲阿堵物如泥沙然不甚愛惜將此等不甚愛惜之財以

濟寒峻最爲得當吾尤笑某甲誤真爲贗之後公然往
索返壁駭恚極矣嗟乎造化默相正人騙罰狡吏亦何
巧哉

某公分校

某公分校禮閣夜闈一卷文甚平庸方將棄置忽聞窗
外誦云火樓火裸婦躲狐裘裹秉燭達旦爾與我聲甚
宏朗怪之復取前卷細玩真無佳處又棄置之窗外誦
如前三置三誦異而伏窗窺之見一偉丈夫赤面長髯
類世所塑漢壽亭侯後隨一女子徘徊月下知此卷必

有盛德事爰加評語呈薦並將所聞所見婉達主司主
司夜閱其文頗不愜意而窗外亦聞有朗誦前語者窺
之果如某公言遂拔殿一軍榜後其人謁見房師公謂
吾之所以取君者以德不以文君究竟作何盛德事其
人答言無有公因述所見聞其人恍然嘆曰是矣先是
計偕北上舟泊村市會市有火災甚烈時已夜半聞有
人踉蹌上舟啓戶視之見一赤體婦人蹲伏暗陬羞慄
堪憐乃脫狐裘擲使遮裹呼入船房避寒婦人固少艾
問知其夫亦係孝廉益敬而矜之秉燭達旦呼輿送歸

夫以跡涉可疑頗相齟齬且逼令大歸以試期既迫匆
匆解纜後事不知如何意者今科徵倖其以是乎言畢
坐間一同年生崩角在地感且泣曰吾過矣吾過矣吾
卽夫夫是也微君言疑團莫釋今而後乃知世間真有
狄梁公而天道之果不爽也公聞之撫掌稱讚謂非盛
德君子焉能若是乃命兩生締交歡逾骨肉後同年生
旋里喜迎婦歸遂爲夫婦如初

里堯子曰其人與夫夫出自同門又同時謁師足見造
物暗中聯絡之巧何嘗憤憤卽味神所誦之語質樸大

似古繇詞斷非凡人所可擬議

鄉場顯報

道光乙未科湖南鄉試某生寫七律一首於卷上曰于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潛被火焚傷半生只爲淫三女七屈誰憐貼五塲始信紅顏爲鬼域悔從黑地結鴛鴦而今敢告青雲士休道殘花豔且香聞此生在闈得狂疾尋卒又浙江丁巳補行乙卯壬子兩科鄉試一生入闈在號壁題二絕句擲筆大叫一聲而絕詩日記否花陰立月時倚欄偷賦定情詩而今觀試秋風冷露濕羅鞋

君未知黃土無情玉骨眠可憐歡意杳秋煙何須更織
登科記修刊鷲窠便是仙此兩生事皆劉小聲司馬親
見者書以告于少年子弟當以爲戒

里乘子曰福州梁敬叔觀察勸戒續錄亦載前條係湖
南甲午科事又後一條林若衣大令云浙江女鬼係山
陰張綱東

吾鄉張生

吾鄉張生鉅族也少美風儀才華豐蔚甫成童入邑庠
長老均以遠大期之父爲金匱縣令生隨任讀書下帷

攻苦自謂科名可拾芥視之也縣紳有某公者典學時以縣敗令奉檄率弁役籍沒其家生亦偕往紳有名園擅花草竹木之盛亭臺池館接構極工乘間一游正流覽間瞥見及笄女郎稱媿入山洞去意其身藏珠寶亟躡跡追之既入洞以袖拂女郎面諦視之蓋絕色也心動迫與求合女怒叱曰汝何人也我乃某紳之女汝敢犯也耶生冷笑曰汝某紳女豈不畏我張公子耶汝父有罪我知汝身藏珠寶得失在我掌握汝敢不畏我耶女益怒曰我聞罪人不孥經之訓也縱父有罪何預我

事卽身藏珠寶一弱女子能藏幾何況身藏之物法所
不禁汝又將奈何我耶生恨其語不遜勃然怒曰汝謂
我奈何汝不得我偏要奈何汝看汝又奈我何也迺迺
衆役褫去女裳衣並緩內重私小結束且褻及行纏幾
至不留一縷見女胸乳菽發肌白如玉竟體所藏纏臂
金及他珠寶無算生拊掌大笑搜掠罄盡而去女羞忿
噉泣遂投繯死越歲秋試生入闈各藝起草甫畢將秉
燭繕真忽聞窸窣聲見一女子牽帘入視之卽紳女也
大驚攜卷踉蹌欲遁女搖手嫣然笑曰輕薄兒何其怯

也妾非禍君者何遁爲生察其意不惡心稍壯叩其來
意女笑曰君畏妾豈以前事未能去懷耶以前事論之
君固愛妾非有他意可惜妾命薄耳妾不幸枉死命也
於君何尤且稽君冥籍前程遠六感君愛妾私意特來
預賀今科必中魁選惟首藝中權遣詞尙未妥適必如
此修飾方爲完璧生細思之良然果如女言重加改訂
女並爲斟酌數字始稱盡美盡善女笑曰得之矣二三
場好自爲之但求無弊便可高枕坦臥靜聽捷音云云
矣獄然遽逝生悵然神癡者久之深感女意又自悔前

事孟浪未免薄情太甚然已無可如何矣及揭曉果中
經魁時生父已罷官家居聞生闈中事竊幸女不念舊
惡既得捷報老懷愈增快慰賀客闕門樂不可支獻歲
卽趣子束裝計偕北上以謂指日可作老封君矣生去
不數日乃翁日晡假寐胡牀倏見女子披髮伸舌來前
怒容滿面戟手指而詈之曰老賊尙在此夢夢耶汝子
乘人之危無禮於妾致死非命汝初旣失義方之教後
又無悔禍之心猶癡頑無恥妄想作老封君耶妾在闈
中非不能索汝子之命然等閒措大猶不足以大傷厥

考心必令其小有得意使老賊快慰之餘愈生奢望然
後妾乃得而甘心焉則厥考之心傷矣實告老賊汝僅
此子妾稽其冥籍秩居極品壽臻期頤妾請命於帝已
罰削殆盡許妾於蘆溝橋旅次報仇洩忿矣汝尙夢夢
妄想作老封君耶遽前批其頰曰汝如不信不日當有
好音至矣其父驚覺知其不祥亟遣使兼程追生歸使
至中途見僂從已扶生柩南旋果於蘆溝橋旅次自經
云乃翁聞信怨懣自搥鬱鬱不樂尋卒其嗣以斬

里藥子曰初女與生牴牾其言理直氣壯生稍有天良

當引咎自責謝過不遑乃惡其不遜窘辱不留餘地
反拊掌大笑自鳴得意是誠統袴惡少之所爲豈復成
讀書君子哉致女飲恨枉死其不能甘心於生也審矣
乘人之危四字誅心之論訂生爰書可謂鐵案願女欲
報怨於生先乃顯斥其父良以生之輕薄必其父平日
驕縱怙惡有以釀成所謂初失義方之教後無悔禍之
心二語又是老吏斷獄以此歸咎乃翁雖百喙不能辭
責女言汝僅此子四字最爲刺心且告以冥籍云云更
屬惡極意謂汝子前程遠大非尋常措大可比姑令小

有得意以爲明效然後於乃翁妄存奢望時下一辣手使老懷快慰樂不可支者轉而傷心怨悞鬱鬱不樂以死且斬其嗣報亦慘矣觀女闈中紿生之言玩弄孺子直同兒戲的是妙人但不知蘆溝橋旅次報仇泄忿時又作何狀想必另換一副面孔不似前嫣然含笑矣惜張生一去不能起於九原而問之也此事予兒時卽習聞之晤我友張南畊大令光甲詢之良然大令與生同族並言其傾鄉薦時年才十有八耳

張玉常觀察

吾鄉張玉常觀察曾賜大學上文端公會孫少司空諱
廷瑑之孫也未達時赴金陵秋試舟次牛渚見上流一
女屍赤體浮水面觀察惻然亟命榜人援置岸上以紅
氍毹裹之又出錢市棺殮瘞義山樹碣識之而去是科
房官某公與典試官在閣每夜閱卷畢就寢甫交曉卽
見一紅衣女子立帳外口誦且士林有氣節而後朝廷
有功名二句及閱觀察卷開講恰此二語首題乃憲問
恥子曰邦有道穀也房官與試官俱竊異之閱其文通
幅稱是意是名手且係盛德君子故一經呈薦卽拔冠

多士既揭曉，房官典試官話及前夢彼此相符，歎爲奇事。及觀察謁見，俱以所夢詢之。觀察沈思良久，意是葬女一事，因具以告。始各恍然。

里蔡子曰：似此等善事，所謂易如折枝，人人能爲，乃守錢奴視若無睹，誠爲可歎耳。張南畝大令言：先是有懷甯縣宿儒趙汝諧者，前科落第，以來歲有慶榜，決意不歸，僦居蘭若，下帷待試。除夕夢至佛殿，聞數人聚語，姑伏暗陬偵之，聞一人言：「明秋江南鄉試，未審名數定否？」一人答曰：「定矣。」曰：「十八魁何人也？」曰：「第一名解元桐城。」

縣張會廳後歷數至十八名其第九名則係趙名心竊
喜之又聞問曰闈藝何人所擬答曰擬者係方望溪先
生及某某諸公曰頗識之否曰頗能識之首藝題憲問
恥子曰邦有道穀迺歷將所擬十八魁文一一朗誦畢
趙澄心定神一一默識忽聞寺中鐘鼓聲驚覺見東方
已白詫爲奇夢亟披衣起濡筆默書第一名文卻一字
不復記憶惟記得第九名一篇姑錄藏行篋以觀後驗
及入闈果是此題趙大喜爰走筆錄就時號門未開不
能交卷偶至第幾號見其人正繕首藝以後二比有出

無對思索殊苦趙覘卷面籍貫姓名恰是桐城張某又
窺其文前幅果卽夢中所聞第一名之作以有所觸後
幅遂復記憶因撫其人肩曰公何思之苦耶其人怒曰
我自苦思干卿甚事何相勦也趙笑曰公請息怒此文
小子彷彿識之索筆一揮而就張讀之愕然曰公何由
知我心也頃構思正復如是但苦未就耳趙附耳密以
夢告並戒勿泄張亦竊喜揭曉果然兩人由是訂交較
他同年情誼倍覺親厚云由此觀之足徵科名自有定
數豈人力所能爲耶

余鏡湖太史

咸豐己未秋粵寇尙竊據金陵暫借浙閩舉行江南鄉試婺源余鏡湖太史鑑時爲諸生寄居如皋資斧無措幾不能應試賴各友醵助始克束裝就道將至浙省停車河畔待渡見前舟渡人甚多半是赴試者中流大風驟起溜疾舟重遂致覆溺太史惻然亟以手指車大聲呼曰我帶路貲甚豐有能援一人上岸者酬白金百鎰瀕河居民多習泗水時方秋獲農人貪財咸輟業從田中趨至爭脫衣下河將所溺之人盡拯置岸上俱慶再

生眾向太史索酬太史又笑指曰我貲具在車上爾曹自取可也眾展其襪被惟銅錢十餘千文又啟視箱中則舊衣數襲破書數本而已眾索然失望問曰君貲何在曰我貲具在此不汝欺也曰然則一人百金之說何謂也太史笑曰我姑妄言之耳爾曹如謂我食言所拯諸人具在生死惟君既援之上岸再推之下水如何眾譁然曰君慎也耶天下祇有球命那有戕命之理太史笑曰若然爾曹卽當行一善事請不必再較錙銖矣遂取錢十千給眾曰嗟嗟薄敬聊以塞責眾相視無可如

何氏分其錢而去是科太史登賢書第一名此亦張南
畊大令爲予言者

里棗子曰大令並言太史素抱不羈之才兄陞字見龍
幼舉武孝廉其封翁正行先生精越人術僑居如皋四
十餘年爲人治疾遇貧窮者不惟不責謝且施藥餌歷
久不懈卽此陰德不小彼蒼能不默有以報之哉觀太
史倉猝應變指車一呼衆人雲集似此急智亦人所難
及况傾貲分貺毫無吝色謂非豪傑之士乎宜其弁冕
賢書而簪毫詞館也

甲乙借試

甲與乙偕赴秋試襍被同車日暮失路見前有茅屋數椽因往叩門聞內哭聲甚哀久之哭聲甫輟一老婦手篝燈開門問客胡爲者甲乙以失路借宿告老婦曰我家無男子屋又湫隘奈何甲乙懇曰但假容膝地得免露宿受惠不淺他無求也老婦曰旣不嫌褻敢不如命甲乙大喜命僕解裝同隨老婦入展被於地將坐以待旦乃問老婦姆家男子何往頃聞哭聲何哀之深也老婦嘆曰亡夫亡兒俱爲諸生頗負微名前歲大疫不幸

相繼而逝今將服滿孀姑孀婦難以存活况亡人去世時殯殮絀貲不無債負不得已將兒婦改醮昨甫有成說姑婦難分是以哀耳甲乙聞之惻然問身價幾何曰已說定白金四十兩擇日人財兩交矣曰汝婦畢竟願守願去老婦泣曰我婦素賢孝如願去不待服滿矣今實僞處此難再遷延那得不悲甲乙又問其父子姓名知無虛妄不勝太息因附耳籌議謂老婦曰我二人敬汝婦賢孝又憐汝姑婦難分願贈白金四十兩免汝婦改醮何如老婦聞言褰衽伏地泣謝曰若此恩同再造

結草莫報甲乙急掖老婦起啟篋出金如數付訖天明
興辭而去時七月中旬新秋殘暑晴雨不時一日晡後
暴雨如注薄暮始霽泥淖車艱於行方躊躇間月出東
山皎若晶鏡路傍有一小屋門外二人徘徊若有所待
見甲乙至拱手前迎曰爾先生辛苦哉如不嫌蝸居敢
請稅駕甲乙就視前一老者蒼髯垂胸年可五十許後
一少者年約三十以來亟與爲禮曰吾儕正苦栖止無
所荷長者高誼挽留感甚惟倉猝干擾未免太率老者
曰二公休得謙讓蝸居狹陋勿罪爲幸遂肅客入屋止

一楹東西對設二榻餘無長物命僕解裝宿西榻請甲乙展被東榻賓主席地環坐老者命少者出酒肴列地上笑曰執炊無人暮夜不能舉火有屈兩先生冷啜殊愧人也甲乙謝曰天氣尙暖冷啜何礙彼此酬酢談笑甚歡甲乙叩問主人姓名笑而不答少選月至中天明河橫練老者笑曰良夜逢嘉客闕飲殊屬無趣兩先生志切觀光何妨各擬三藝以消良夜少者曰諾爰出紙筆拈四書題三強甲乙同作甲乙構思頗苦見老者少者走筆風馳頃刻三藝各就老者彙付甲乙曰我二人

遯跡荒郊不談此調久矣草草急就敢求斧正甲乙讀之歎爲傑作自愧不及老者日夜將闕矣兩先生請少寐以待明發老夫亦倦欲眠不能久陪矣言畢與少者枕藉地上倏已熟睡甲乙以行路勞乏一偃仰便入黑甜無何僕醒見已身與甲乙各臥厝樞上大驚亟呼甲乙起互相駭愕拂視前和書有姓名蓋卽老婦之夫若子也心知有異喜夜作各藝俱在分藏篋中入闈果此三題錄之果同中式春闈復聯捷成進士甲乙不忘鬼德又各餽老婦百金並爲其子婦請旌於朝以表賢孝

焉

里萊子曰鬼知報德足徵杜回結草之言不妄此定遠
方芷春茂才爲予言者芷春並能歷舉其姓名惜予不
復記憶矣

林妃雪

熊生瑞縹字凡菴姑蘇太湖廳人性倜儻容止甚都讀
書鄧尉山中冬夜漏二下霜月滿天清輝皎潔顧而樂
之徘徊忘寐忽聞管絃聲抑揚盈耳若遠若近信步跡
之數武見深林中樓臺窅靄氣象莊嚴石獸當門雙扉

未閣堂皇燈燭輝煌人影幢幢往來蹀躞潛躡足次且
入內伏窗竊窺一美人宮裝上坐年可三十許右側坐
一美人齒亦相等着淡黃綃衫手彈箜篌聯肩坐一美
人年二十以來着葱綠水雲之裙兩腕約金玉條脫手
搯玉笛對坐一美人衣絳綃帔年可十七八髻邊貼翠
鈿輕拍牙板疾徐中節其餘滿堂姝麗年皆二十上下
列坐傾聽所衣各色不同類皆輕綃軟縠更無一人着
羔狐者竊怪時方苦寒何不畏冷少選曲終上坐美人
贊曰南昌夫人古調獨彈一洗箏琶俗響我輩何幸聞

所未聞黃衫美人謙曰三日不彈手生荆棘蒙賢妃謬
贊更覺可羞東坐一美人着藕色五銖之衣者笑曰夫
人曲終奏雅毫髮無憾惟羅夫人笛聲入破稍滯半板
賴貴主靈心妙腕巧爲偷聲不然幾難合拍意者心念
羊生神移手蹀耶上坐者笑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似
此吹毛索瘢得勿令夫人齒冷着葱綠者嘆曰妾當日
不過命幸在尙有仙骨不惜以一粒金丹度其出世固
無他事一經慧業文人嘵嘵饒舌遂不覺輕薄殆盡矣
西坐一衣青綃袿者笑曰姊姊與羊生一段因緣尙屬

形跡可疑尤可笑者趙師雄小子偶然醉寐夢中便妄
生幻想若非翠羽喚醒又要造出幾許黑白矣東坐一
衣紫羅襦者笑曰師雄僅託於夢猶不敢公然唐突惟
有老逋無賴判將一種清寒骨老氣橫秋硬呼我輩作
妻不尤令人噴飯耶滿堂大笑上坐者曰卿等亦不必
過於惡謔我輩伏處山林亦全賴好事才人品題渲染
聊爲林下生色况神仙眷屬自古儘多固無足怪但今
夕快聆妙緒閨閣情形未免畢露尙屬垣有耳不又傳
爲談柄耶乃命侍兒出閤戶卽有麗婢三五輩持燭聯

袂出瞥見生驚呼有賊內問何在羣婢前推後挽將生
擁跪堂下上坐叱問何處狂生負夜偷覷人家內相罪
該萬死復有何說生幸近羣美自賀死得其所因從容
自陳邦族卽稱實係誤犯罪知不赦但求賜死着淡黃
衫者叱曰既係秀才定知守禮論汝罪在不赦姑念書
生無知賢妃愛才汝如能擬庾子山詠畫屏風詩第一
首稱如旨我輩當爲緩頰生不假思索卽次元韻口占
以應曰仙境四時春梅花堪結鄰顧影祇自賞索笑豈
無人綠萼鏡中髩紅英醉後脣碧天霜月淨輝映增精

神羣美同聲讚其敏捷且謂于山此詩卽唐人五律之祖和詩雅近初唐足以贖罪上坐者笑曰始以君爲風狂兒不謂竟是風雅士休怪孟浪乃命生起賜坐生三讓然後就位上坐者曰旣遇嘉客不可無酒乃命設三席獨坐生於東席中西兩席羣美環坐生嘿數共十有五人徧添松明照耀如晝頃刻水陸雜陳凡龍肝麟脯水桃火棗之屬畢具行酒侍兒靡不佳妙惟有酒皆冷酒入口寒沁齒牙而甘芳異常下咽頓覺肺膈清爽肢體舒泰生量素宏連飛十數觥衆賞其豪上坐者命各

拈經史中梅字流觴禁用唐以後詩詞生屢犯令受罰
又問古以梅爲氏者誰先或曰梅宛陵或曰梅福或曰
梅銷生謂殷大夫梅柏諫紂炮烙死當以此爲最先衆
謂稗官不足信應倍罰生爭見路史衆謂杜撰因滿引
一大斗促立飲生不得已一飲而罄衆益豪之約輪流
把瓊接坐一女郎着淡白綃衫年可十五六齒最穉時
已微醺笑靨雙渦目波剪水色尤嬌豔最後把瓊生故
辭讓久之接瓊陰捎其掌女郎一笑瓊墮地碎然有聲
四座大譁謂應罰十爵生避席曰餽生幸叨寵遇得預

盛筵不覺飲已逾量尚再貪杯必致失儀敢辭眾不許
上坐命再盪三爵而後罷席生如命飲訖上坐者謂生

曰妾自膺寶勅管領花魁伏處山林久與塵世踈隔不
虞君忽涉玉趾良非偶然因指白衫女郎謂是兒與君
固有夙緣今夕良辰合當遣奉裳衣君其無辭生喜出
非望倉猝莫知所對唯唯而已尋命侍兒撒燭送爾人
歸寢羣美各亦告退侍兒導生至東院一月洞門門內
白石嵌地其平如掌厯階而升循廊左轉有屋十餘椽
楣上榜暖香精舍四字複室曲房連牀窳窳室內圖書

滿架鼎彝羅列絕無俗玩而青廬中牀衾枕壹皆新
製一似咄嗟猝辦者几上燒博燭如壁懸吳道子所
畫嫦娥竊藥圖兩傍懸湯少師行楷一聯云綠水鴛鴦
芙蓉池沼青春鸚鵡楊柳樓臺旁設楊妃榻有圍屏十
二幅前十幅係邊鸞所畫梅花末兩幅係花蕊夫人楷
書宋廣平梅花賦時雖嚴冬滿室盎然有春氣侍兒拽
扉旣去生叩女郎姓名自言如雪林氏小字皚菴問上
坐美人爲誰答爲江妃采蘋彈箜篌者乃神仙尉之夫
人卽嚴陵外姑也倚笛者萼綠華拍板者壽陽公主其

他一一稱述生聽村鷄已鳴因趣就寢相將入幃備極
嫵婉覺一種奇香出自女郎肌膚汗氣微帶酒醺異常
撲鼻因問頃所飲酒是何麴蘖如此甘芳她雪笑曰君
真俗物此酒乃采百花之精以甘露醞釀而成上者爲
沆精次者爲漉髓頃所飲者尙是次等君若飲沆精更
不知顛倒何若也生不禁稱羨歎曰安得一嘗沆精願
斯足矣她雪笑曰君休妄想沆精惟真仙可飲俗人飲
之反傷臟腑爲害不淺生聞而大驚固疑她雪非人爲
愛其美又以其語言和婉似非禍已者遂亦不畏因問

卿所言江妃諸人去今千百餘年何得尙在曰江妃本黃姑之妹上帝念其平日無過且素愛梅謫滿後乃命司掌梅花若妾等則各有所司要皆歸其管領以與君前世有緣故蒙賜以速好生笑曰信如卿言是亦仙子無疑小生幸近鄰澤樂而忘死倘不及時細意領畧恐有日分離悔之無及遂捧其頰而逐逐嗅之如雪低笑曰狂生囉哩矣晨起同往朝江妃妃謂生曰林妹妙齡慧質妾所珍愛今既遣事君子可在此小住俟梅花盛開當召客爲賀生頓首謝生嘗閱室內藏書各帙皆有

牙簽編誌甲乙書名多目所未睹內有百函小篆署天地心三字偶披覽之皆備載古今梅花故實並歷代詩詞歌賦卷末以高青邱詩終方循玩間如雪適至問古人言梅如鹽梅標梅皆只言實而不言花以梅花入詩始自何人生曰卿忘也耶前小生所擬庾子山詩卽詠梅花之始如雪笑曰卿休矣子山以前不已有陸凱鮑照耶生辨曰不然詠梅花要以葩經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爲始所謂卉者卽花是也如雪笑曰君如遇觴政又當受罰如以卉爲花則栗花固未見嘉也相與拊掌生

暇從如雪遊見屋之四圍縱橫數里盡是梅樹不下數
萬株蓓蕾繁密每低徊其下盼其速放隣近上元開者
漸多各色繽紛迷離炫目直如萬頃晴霞詰旦傳江如
命召客如雪晨起濃粧戒生勿出日晡喧言客至如雪
攜生登後一小樓窗皆嵌以五色頗黎生倚窗遙窺則
見美人數輩從天而降有騎龍者有騎虎者有騎鸞鳳
鵝鶴者所乘奇禽異獸類多不識末一人騎五色蝴蝶
翅如車輪栩栩可愛其衣裳釵舄迥與世別如雪密告
生以羣仙之名騎龍者上元夫人騎虎者吳綵鸞騎蝶

者羅浮君其餘董雙成范成君許飛瓊紀離容李慶孫
郭密香段安香婉凌華石公子王子登杜蘭香麻姑毛
女嫦娥織女女兒弄玉碧霞君雲和夫人等不可勝記
江如率眾相迎上元夫人問林婢何匿不出見客豈貪
戀新郎寸刻不捨耶生聞之急推如雪出羅浮君見之
攜手先言曰妹妹出落風流天然可愛腹中已有俗種
猶醜媼喬粧處子何爲如雪面發赤一一稽首問訊上
元夫人謂今夕元夜我輩當趁良宵嘉會爲林婢添粧
上鬟僉應曰諾江如肅客升堂肆筵設席八音迭奏主

容盡懽薄暮江妃命樹間
悉懸燈燭作卜夜之遊俄而
皓月漸升羣仙屢扇遊戲
花間月影燈輝花光人面互
相照映愈覺精神未幾蟾魄
西斜羣仙始各興辭翩跹
花杪緩緩凌空而去如雪招
生下樓生視羣仙已爲上
鬟較前更增娥媚如雪臚列
羣仙所賜木難火齊琅玕
珊瑚等物皆世罕有亡何落
英蓋地密葉成陰生撫時
感物淒然有故鄉之思如雪
已知之謂君欲歸乎生日
誠如卿言故土可懷新人難
捨奈何如雪歎曰人生悲
歡離合自有定數如不令秋
扇見捐又何愁破鏡不合

正無須瑣瑣作兒女子態也越日卽白江妃爲生祖餞
羣美畢集江妃自倚玉笛命如雪歌梅花落曲以送生
行如雪低鬟歛容曼音歌曰昨日梅花開今日梅花落
明知花落時何不早行樂樂樂送君懶勸白玉杓初
闌甫畢舉座相覩皆有離別可憐之色又命再歌後闌
如雪以綉帕拭目檢衽再歌曰今日梅花落後日梅花
開花開厭孤賞盼君早歸來來來待君滿引黃金杯
歌畢衆皆稱妙謂後會有期此歌定徵佳讖足以破涕
爲笑生起作別江妃賜明珠四雙南昌夫人以次各有

所餽如雪又取前羣仙所賜並自脫金釵珠珥等物以
錦帕裏好納生懷內招元鶴一隻與生並坐自送生行
囑閉目勿視但聞鶴起空際耳畔風聲習習約一炊許
如雪呼曰止生啟目視之人鶴俱杳身立郊外距家門
不過數武急趨至家妻見之悲喜交集先是生夜出逾
日不歸館主人疑其歸家既而妻使人招生始共詫異
妻鍾氏美而賢檢生衣物俱在又以生好爲狹斜遊疑
有所昵姑置之至是生具述所遇屈指流連將兩月共
猜遇仙因繡江妃及羣仙像祀之生乃出所贖各物揀

鬻數事已得貲鉅萬營田宅蓄僕婢居然大家惟念妃
雪不置託故仍如舊館潛訪其處青山白雲茫無所有
惟老梅萬本接葉交柯無數野鳥迴翔嘲啞於其間而
已歎息零涕而返越歲生方家居忽有道士款關來訪
自稱菟陸山人懷中綳一嬰兒解以授生附書一緘生
折讀之云自阻光塵曠輪寒燠計故人之無恙思君子
矜弗諉非無縮地之方尅期可至惜少回天之力奪命
爲難誠以聚散靡常悲歡難一遲速固有定數毫忽不
可強求果其白首有心彼此靜以待之未必無合并時

也茲以正月初吉一索得異敬浼上仙寄還嗣體是兒
福相遠過乃父懸知夫人賢淑腓字覆翼實嘉賴之嗟
乎碧雲千里皎日一心倚竹有懷飛蓬莫沐誰能遣此
花濃蝶聚之天無可奈何月落烏啼之夜伏惟保護動
履歛攝閒情倘蒙念舊殷拳則玩兒股掌見子卽如見
其母可也林氏如雪箋上並頌夫人奩社生閱書大慟
款留道士自抱子入內付妻妻方苦不育得子大喜名
曰毓仙生出謝道士並求偕訪如雪所在道士不肯堅
求不已生階前故有紅梅一株道士袖出一玉杯授生

嘯日挹杯水澆之俟紅梅變白自可與意中人相見生
再拜受杯酬以黃金不受而去生果如言日澆杯水祝
其速變至七八年紅色漸殺十年花開全成白色粉搓
玉琢一片晶瑩生顧而狂喜時對花躑躅以盼好音一
夜明月方中獨立花陰正有所思忽有人拊其背曰故
人別來無恙良夜迢迢得毋岑寂不生驚視之乃是如
雪大喜攜手至齋中備訴相思之苦如雪笑曰君不言
妾已知之江妃感繡像之祀喜君志誠又恐始終不能
如一故命道人授玉杯以試之果蒙用情之專歷久不

澣不似尋常輕薄兒始命妾來從此可常聚首矣翌日
生挈如雪朝妻疑爲仙齒序姊妹時子已十歲聰慧
絕倫自塾中喚歸拜母如雪笑撫其頂曰兒有母覆育
忘所自出矣如雪和婉嫻靜生妻亦愛好之不與爭少
而如雪則每勸生就妻寢其平居與人無異惟偶食瓜
果絕不嘗煙火物臨下謙而且惠每遇失物輒知盜自
何人藏於何處即使其人自行獻出並戒生勿苛責人
以此奉如神明敬且畏之生嘗問菟陸山人知爲羊眞
人權因問眞人至今尙與羅夫人相聚不曰仙人眷屬

與人世伉儷不同大抵仙人相交以神不以跡相接以氣不以形交以神者千里不啻一室卽或有時相聚則以氣相接而兩情融洽真極綢繆化醇之樂不比人世必琴瑟而後謂靜好牀第而後謂恩愛也生聞之恍然頓悟因求授神交氣接之方如雪笑曰汝根基淺薄何遽欲作神仙功課耶生問神仙功課當從何作起曰當從善事作起凡人能行百善者可登上壽能行千善者可作鬼仙能行萬善者可作地仙如能行十萬善者則可身超三界而爲大羅天仙矣君其他之生極爲首肯

自是力行善事時毓仙十七歲已入翰林弱冠典學楚南奉勅迎養生方求學道不樂遠行遂與如雪留家惟鍾夫人一人前往如雪寄金刀二柄付毓仙藏之以備不虞後果遇盜見空中有金甲神擁護盜不敢犯又嘗過洞庭大風掀天覆舟甚多金刀忽躍出匣化二金龍夾舟泊岸刀仍自還匣中毓仙知母仙人焚香遙拜而珍藏之生幼好學著作甚富垂老孜孜不倦彙集全稿將謀付梓如雪取而火之笑謂生曰君一生徒務虛名不知名爲造物所最忌古今享大名者境多蹇塞不如

藏拙爲子孫造福生以畢生心血一旦焚棄殊甚悞惜而已無可如何只合付之一笑從此專心致志與如雪講求元理初教以按摩吐納之術久之漸能辟穀年過八十面貌居然少年如雪將七十望之猶如處子時毓仙長子鼎年十八已入詞館次子彝年十七亦登賢書毓仙皆遺回事親如雪大喜自爲擇婦皆稱嘉耦踰年各舉一子祖父母出與孫兒婦齒相若不知者多以爲昆季宛若焉如雪笑謂生曰古云人老成精若我輩久愿世間雖不成精亦難免人竊議不如撒手爲高生亦

爲然乃作遺訓付二孫夫婦夜冠端坐含笑並蛻毓仙
已晉卿貳京邸聞訃星夜奔喪歸葬昇棺輕若無物人
多以爲尸解齋前白梅自後花開並蒂家每有喜慶事
結實愈多子孫至今猶以之占休咎焉

里藥子曰神仙未有多情者觀江妃之試熊生以其
用情之專乃許永諧速好足見神仙眷屬不能忘情必
謂七情俱絕始可入道吾不信也至如雪教生求仙之
方惟在力行善事然則求仙並非甚難特患人不肯行
善耳何物熊生得此奇遇朱顏不老含笑同歸來去分

明得勿令劉阮羨殺耶

夜話

予客灤州冬夜與陳果堂參軍葛少莪司馬倪次郊刺
史圍爐瀹茗各述先德果堂言其祖煥文公諱章少而
讀律每在幕府辦公惟謹其祖母沈太君內助行善御
下慈愛臧獲有過亦不肯以疾言厲色相加老年奉佛
茹素子孫進甘旨悉邵之但偶食螺螄數枚而已鄰有
某甲走無常誓至陰司見有房屋一所金碧煥耀內設
龍頭几杖各物陳設精潔門上橫額四字甲故不識一

丁不知云何惟見額四旁栖螺蚶數枚蠕蠕然動亦不
喻其何意忽一人來甲試叩之其人答曰此陳十八太
娘之第也君未知耶十八者其祖行太娘者其土稱也
後爲沈太君述之爲之悚然遂不復食螺又言其外大
父清苑孫翁少遭伯奇之厄卒能以至誠感化後出而
讀律每閱爰書細意平反嘗夜禱告鬼神倘有冤屈乞
於夢中相示娶葉孺人相助行善惟恐不及夫妻矜惜
貧苦老而逾篤至今子孫科第相承弗替人以爲天之
報施善人爲不爽也少我言其祖母吳太君好行善事

愈老愈篤丐者求食必熱而給之或叩其故曰殘羹冷
炙最易傷人况若曹飢飽不時腸胃疲敗若滯以冷物
必速其病是非行善適所以害之也聞者稱嘆是可爲
給食丐人之法次郊言其木生祖母某太夫人性慈善
平生矜孤恤寡敬老憐貧無微不至冬月遇窮媪寒冷
輒解身所着棉襖袴予之已則恒自忍凍皸子孫不告
之此所謂陰德耳鳴也是與予曾祖妣殷太君絕相類
初曾祖父石村公由拔貢中順天南元大挑知縣改就
教職官高郵州學正嘉惠士林州人至今稱頌考終任

所宦棄蕭條時先王父問冕公尙未成童曾祖妣殷太
君扶櫬攜孤歸里親自課讀日僅薄餼充飢而已以家
道零落井曰躬操並於荒山自鋤地開懇荷篠負錘不
憚勞苦性極慈善遇貧苦必設法調濟雖忍飢耐凍而
不辭也既先王父捷秋闈報至適殷太君在圃種菜就
問居止太君笑而指示之或謂此卽太夫人也報人相
顧詫嘆自是日用差給太君冬月皮衣恒質以濟人先
王父爲之贖取一至春暖又付典庫矣平居訓先王父
居官爲人之道壹以廉正慈愛爲本故先王父官楚南

歷宰安仁安福會同等縣不名一錢見背後幾不能歸
櫬同時邑中多顯宦歸時頗獲重貲不幾何而後嗣凌
夷華屋爲墟良田易主矣而吾家寒素固如故也殷太
君歿先祖妣程大君踵其遺法韻若畫一至本生先妣
史太恭人生性慈和最喜隱惡揚善平居自奉儉約家
大人好客客至烹飪必躬親之膾炙豐腴不少吝嗇村
嫗爲先妣執炊間竊米鹽等物或以告先妣先妣置若
罔聞問之則曰此細事我所失有限若曹得少沾潤不
無小補一經道破縱不致變生事外倘他人聞之相戒

勿納是絕其給役之路彼將何以自存耶鄉黨賢之至
今猶稱道弗衰昨予歸自京師家大人訓之云族中有
扶鸞者先妣與先伯母陳太君降壇謂同膺上帝勅封
先妣爲東隅老人先伯母爲西隅老人同在北海鎮守
海怪三年無過例當遷擢今三年矣又未知量移何若
也惟予小子不肖因循苟且不自奮勵少遂顯揚增光
泉壤以慰在天之靈清夜自思能勿愧乎能勿勉乎

吳真人

吾邑明季有吳某者性至孝曾兩封左右臂療父母疾

家貧販魚爲業父母所欲必竭力奉之甘旨無或缺他
日販魚歸見道左一兀丐兩足自膝以下踝以上腐爛
無完膚膿血狼籍臭不可邇行路者掩鼻而過吳獨顧
而嘆息心竊憐之兀丐叱曰汝胡爲者顧吾足而嘆得
勿憎厭我耶吳謝曰否否吾嘆予之足創甚而憐其不
良於行恨無術可以療之何憎厭之與有丐笑曰如此
甚善願吾患此數十年經多醫無少效僉謂必得一義
士跪而舐之患當已汝果惠而憐我能如醫者言姑一
試之可乎吳曰此惠而不費果能已予之患快莫大焉

有何不可丐遽伸兩足願謂吳曰來來請嘗試之吳面
無難色果伏地次第跪舐但覺芳香撲鼻不聞其臭舐
訖痂落盈掬膚柔潤如切肪光可鑑影心竊稱異丐嘆
曰汝真義士也實告汝我非他乃拐仙也夙耳汝好義
今果然真仙材也汝能從我遊乎吳叩首謝曰仙師不
棄幸甚徒以有老親在事養需人不敢奉教丐贊曰汝
根器甚深上帝鑒汝孝思久已名注仙籍我始授以大
道汝歸而時習之至時再來度汝出世汝掬中痂慎勿
輕棄一痂可活萬魚多者汝自服之可以卻病延年勝

尋常丹藥萬萬也吳自砥創後心地光明頓增智慧跪
受仙教人耳卽悟歸家試取片痲置魚籃中枯魚無數
盡活味且鮮美自是價倍他販不數年居然小阜乃買
田潤屋娶妻生子親歿殯葬盡禮廬墓三年爲子授室
卽以家事付之絕不過問每遇旱澇迫於鄉人之請禱
晴祈雨輒有驗鄉人多受其福羣以真人呼之邑有某
公子者素好客吳嘗出入其門與之遊戲座上有崔道
士江西人固天師府法官也少業儒嗜酒父戒之不悛
杖之怒逃至龍虎山旣爲法官頗得天師寵任父歿家

人赴聞怒不奔喪天師惡而擯逐之崔挾術遊江湖聞
公子名踵門求見公子試其術大喜待以殊禮邑東城
有河每春水新漲湫澱滿岸公子偶以有事過河欲渡
無舟崔呵片蓆成舴艋登之倏達彼岸歸時又臨流覓
舟吳笑曰舟不如騎戲拾拳石呵之果成駿馬鞍韉具
備三人並跨踏波如履平地達岸衣履不濡視所坐騎
依然拳石也吾邑春日兒童爭放紙鳶公子顧而樂之
崔戲摘柳葉吹之幻一大鵬盤旋霄漢吳戲吹繫馬石
幻成一龍鱗甲燦爛天矯天際見者皆驚爲真龍也公

子有別業在龍眠山秋日招吳與崔小酌請各試其術
崔謂能顛倒四時拂袖一揮果見滿山紅葉變成桃李
吳笑謂崔曰汝顛倒四時盍觀我瞬息千里乎以公子
嘗誇西湖亦拂袖一揮果見六橋三竺諸勝境歷歷在
目崔笑謂吳曰君能瞬息千里而謂我不能乎時京師
某皇親有花園名甲海內公子幼曾從父遊覽嘗橋道
不置崔謂在此小飲殊悶問請一訪某皇親花園何如
公子曰甚善崔擊公子祛試一舉足果卽至其園園中
景物與曩時所見無異公子不勝詫愕吳笑曰是何足

道公子倘一遊瑤池更不知傾倒何若也公子喜曰瑤池亦有術可至于吳曰可迺袖出布帕方五尺許挈公子與崔立其上叱曰起起帕果凌空而升頃刻身登天界但見仙山樓閣金碧耀目其中琪花瑤草千態萬狀蟠桃多樹時方着花五色迷離其大如瓊芳氣沁骨一空凡豔既至一亭上榜俯視一切四字試側身下視五岳如粒滄海盈勺眼界陡擴胸襟洞開亭中几榻皆設錦裯繡褥吳拉公子少坐覺柔軟異常竟體爽適吳笑曰枯坐究屬少趣臣敢請阿母賞給清醪派遣仙姬爲

勸一觴可乎公子笑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吳下坐向
內稽首者三口中喃喃不知云何少選仙童數輩果實
酒肴而至麟脯龍肝冰梨火棗之屬羅列滿案吳幸公
子再拜稽首遙謝阿母然後就坐王母尋命侍兒范成
君婉凌華許飛瓊董雙成四仙姬前來勸觴各起爲禮
畢觥籌交錯酬獻甚懽酒酣吳避席拜手前致詞曰臣
等猥叨阿母賜醮榮幸已屬溢分又蒙命仙姬勸觴尤
爲曠典惟久慕仙姬等雅擅音樂敢請一奏天籟俾洗
俗耳傳之下界尤稱佳話區區之忱未審見許否也諸

仙姬俱笑而首肯須臾五靈之石八琅之瑛湘陰之磬
雲和之笙絲竹鏗鏘泠泠盈耳范成君歛容正襟倡歌
曰二曜左行蒼蒼右些左之右之人增壽些婉凌華整
鬢彈袂繼歌曰醯雞其展翼兮黍民其交睫兮載疇其
禪祖兮蚩蚩其一蝨兮許飛瓊慨然太息而續歌曰噫
嘻夏何爲而必暄兮噫嘻冬何爲而必寒兮噫嘻四時
何爲而必代謝兮噫嘻造化何爲而必拘拘不化兮董
雙成掩口含睇而卒歌曰雲油油而果車耶風飄飄而
果馬耶真耶假耶無可無不可耶歌畢四座稱善吳率

公子等再拜與辭仍登帕凌空冉冉而下公子拭目而視不禁駭詫去時秋杪歸已暮春樹木杈桠一瞬綠陰成幄矣始知天上片刻人間已逾半載公子俗念頓空知吳異人堅請願從學道吳謂公子是富貴中人執不可崔以吳技出已右術之嘗以足戲蹴吳腹隱痛下墜吳知崔將以術殺已閉門內視七日腹中下一鍤砧重十餘斤惡之後與崔遇以掌拍其背曰君何惡作劇然鍤砧之惠不可不報也崔心痛甚知吳報已急辭公子歸家亦將閉門鍊氣以禳除之計過四十九日當無患

而月後吳使人探諸其家崔子遵父命拒不使見其人
給之曰汝何愚也我知汝父閉門鍊氣今已月餘矣焉
有人經月餘勺水不嚥而猶能存活者乎其子以爲然
試往覘之甫一推門見崔趺坐榻土背有五小虎口各
啣銅釘而力拔之釘約長五寸許拔出過半見生人至
虎遁而釘仍入內崔厲聲長嘆而氣遽絕吳年至八十
腰腳健於少年一日有兀丐來訪與話良久丐去吳命
子爲治喪具命畢端坐無疾而逝或謂拐仙來度出世
後昇棺輕若無物蓋尸解云

里藥子曰大羅天原無無父之國矣之孝思早蒙上帝
鑒察名注仙籍宜矣若崔者初逆父教繼不奔喪欲以
術殺吳卒爲吳所殺是殆亦天假吳手以誅不孝者乎
吳之奇跡甚多鄉婦孺類能道之予所聞者如此並聞
吳歿期年有鄉人遊嵩山見吳與一道士藉地飲酒鄉
人愕然問曰久聞君已仙去顧尙恩跡風塵耶吳笑謝
曰仙去則吾豈敢好事者爲之也其人歸急訪諸其家
告以所見始知尸解之說不謬

吳解元子

江浦吳解元家楫有女年十八于歸有日忽下體腫痛臥不能興翌晨自以手捫之儼然變爲偉男也庸通和尙飛錫滬濱曾親見之時年已及壯且娶妻生子多年矣並言其兩耳尙有釧孔兩足以纖瘦不能納履終年但着吉莫鞞中實以絮大不過五寸許耳子聞而異之謂非作大善事不能致此後聞解元家固臨江行人來往恒苦無渡乃倡捐於兩岸各製舟楫創設義渡永占利涉萬口交頌時解元齒已垂老殊苦無子一旦化雌爲雄足見天報善人爲不爽也

潘氏祖

蘇州吳縣潘氏其先累世鉅富虔奉大士樂善不倦凡求飲助者皆能曲如其願日設米穀於門使紀綱司之以餉丐者如是者有年矣一日晨興忽有老嫗攜筐來乞米予之升請益者再而意猶未足紀綱以其無厭訶之聲聞於內主人出詢知其故問嫗所欲曰欲得穀一石諾之令呼人來擔嫗大喜稱謝置筐而去待至日暮不見人來視所留之筐內給穀三升已粒粒變成珍珠矣始悟嫗爲大士化身試其誠心爲善否也厥後科第

蟬聯至文恭公世恩以大魁爲首輔子孫至今顯貴予
南遊聞吳人言之甚詳